

关注



《小蝴蝶的妈妈在哪里》

生动的人物形象、清晰的完整故事、鲜明的主题……这些都被看作是一部好戏剧作品应有的特质……但对于儿童剧来说,还有一个不可或缺的特质,那就是童趣。

儿童剧如何激发孩子想象力

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孩子一个人拿着玩具车自言自语,好像他在自导自演一部关于这个车的故事:这个车装着恐龙要去动物园,但是遇到了堵车,然后汽车长出翅膀带着恐龙飞到了天上;或者几个孩子拿着棍子当枪来一场属于他们自己的“大战”;我们有时也会为孩子不经意的发现而惊奇:他们说冰雹是珍珠,蓝天是海洋,而云朵是徜徉在海洋里的小鱼……这些都是属于孩子的童趣,也是孩子宝贵的想象力。

钢琴可以是宇宙飞船(英国《钢琴解剖课》),纸盒能变成匹诺曹(西班牙《匹诺曹》),蓝色绸子是大海(西班牙《尤利西斯》)……舞台上的这些都来自孩子特有的童趣。爱因斯坦曾说:“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着世界的一切,推动着进步,并且是知识进化的源泉。严格地说,想象力是科学研究中的实在因素。”想象力是一种天生的能力,如果不培养不开发,这种能力就会消失再也不能恢复。想象力是怎么来的?来自思维。那思维是怎么来的?就是看、感受和体验。儿童剧在这方面有着天然的优势,戏剧是一门综合艺术,具有时空综合、视听综合及现场交流的特性,可以给孩子营造一个立体的感受空间,另外,戏剧可以利用几乎所有的艺术手段和先进技术来帮助孩子把脑海中想象的东西变成现实,舞台就是“一切都有可能”。

近几年随着儿童剧市场的火热,大量国外儿童剧涌入中国,我们看到了不少作品利用舞台给孩子提供想象空间。比如,日本的《草间物语》讲述了在城市一片草地中蜘蛛、蝗虫等昆虫互助互爱的故事。舞台中央有个白色的圆垫,随着剧情的变化,灯光在垫子上投射出不同的颜色,绿色、红色、蓝色等。根据故事的发展,不同颜色有时是城市,有时是草地,有时是几只昆

真正的童趣应该是童真,应该蕴藏着丰富的想象力、好奇心和思辨力。童趣,说起来简单,可做起来并不容易。创作者除了可以系统学习儿童心理学、儿童发展学等知识之外,还可以通过阅读儿童文学、看纪录片等方式来贴近孩子。不过更重要的是,创作者一定要俯下身子与孩子平视,如果是仰视的话,那肯定看不到孩子,也看不到童趣。

童趣, 儿童剧必不可少的元素

□段 凝



《草间物语》(日本)



《瑶瑶》(韩国)



《我的地盘》(比利时)



《方块马戏团》(以色列)

虫在互相吵闹。这种灯光的变化给了孩子无限的想象空间,比真正看到“实景”更让人兴奋和激动。

值得一提的是,因为语言的障碍,多数引进的国外儿童剧都无台词。这些剧或用水偶、或用光影给孩子们带来一个又一个惊喜。印度的《生生不息》用水偶的形式讲述了一个人一生要经历的阶段。全剧无台词,随着音乐、灯光的变化,每一位观众都跟着木偶回顾或想象着自己的一生。比利时的《我的地盘》中,独自过生日的女孩在保险丝爆炸、家里漆黑一片之后与一个影子展开了一系列故事。看着舞台幕布上不断变化的影子,每个孩子都可以展开自己的想象编一个故事。这时,孩子们已经不是单纯的观众,而是参与到创编故事的过程中。这种奇妙的体验,其实就是在释放每个孩子的想象力。

儿童剧如何激发孩子好奇心

“草为什么是绿色的?”“天为什么是蓝色的?”“我是从哪里来的?”“人为什么会死?”“猫为什么会爬树?”孩子就像“十万个为什么”,无时无刻猝不及防的提问常常让大人“哑口无言”。这样一个个问题,一般都发生在孩子身上。处于幼儿阶段的孩子有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就是好奇心重。只要是没见过的,都想去摸一摸、闻一闻。正因为孩子好奇,才会去尝试、观察、思考,随之就会激发出孩子的学习欲望。有了学习欲望,就会从内在驱动自己,去探索和求知。

好奇心是儿童的天性,能促使儿童像海绵吸水一样去寻求知识,它还可以引导儿童细心观察世界,进行各种创新活动。好奇心在学习和生活中占据着重要位置,它有利于创造性思维的培养,对孩子的成长和人格发展也很重要。国内外很多的儿童剧正是启发孩子如何去玩耍,如何去探索生活中常见的东西,从而满足他们的好奇心的。

比如,生活中常见的盒子能怎么玩?以色列的《方块马戏团》中唯一的道具就是宜家卖的纸盒,这些纸盒被演员看成是一个个的方块,方块被折叠、压缩,组合成大象、蛇、马、小狗、鸟、裙子等。简单的一根绳子能怎么玩?韩国的《瑶瑶》运用投影给孩子展现出绳子的无限可能性。一根绳子可以是大象,可以是小车,还可以是降落伞,还可以是联结父母之间情感的线。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抹布、毛巾能怎么玩?中国工艺的“变变变”系列(《三只小猪·变变变》《小吉普·变变变》《小卡车·变变变》)的每个戏都分成两个部分,上半部分用日常用品进行变化,毛巾变成小鸡、纸杯变成领结、海

绵变成摩天轮和火车等等,日常用品在演员手中魔力般的变化吸引着孩子的同时也满足着他们的好奇心,很多家长都说看完演出回到家,孩子们都会随手拿着家里的日常用品进行“表演”,有时他们会扮演角色,有时会让父母猜他们变出的是什么。

儿童剧如何启发孩子思辨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死是什么?”孩子经常会提出这样的问题,越是这样简单的提问,回答起来越困难。这些最初的提问,不只是孩子好奇,就连成人也会用尽毕生去寻求答案。话说回来,我们究竟该用什么方式如何解答孩子这样的问题?

科学与艺术是人类文明的一双翅膀。自然科学往往引导我们寻找唯一正确答案,但一涉及文化和艺术,答案常常是不确定的、开放的。艺术家们并不急于提供答案,或者说艺术家们也给出答案,他们做的就是引导大家去寻找答案。

在我看来,一部好的儿童剧除了要激发孩子的好奇心和想象力,更重要的还应引导孩子独立思考、去探索。我们一直想通过儿童剧告诉孩子一个所谓的道理,比如善良、勇敢、坚强、友善。这些词在不同的年代有着不同的意思,不同的情境下有着不同的意思,虽然我们成人有生活阅历,但我们真的能说清楚具体哪些行为是善良、勇敢、坚强和友善吗?儿童剧所要做的是启发孩子去思考,而童趣是最好的一把钥匙。

丹麦的儿童剧《安妮玛》以孩子们熟悉的宠物狗去世为切入点给孩子讲“灵魂”。安妮玛在爷爷的建议下,上到月球,来到中国,回到两千年前的希腊寻找灵魂。用孩子熟悉的故事引入引起孩子的好奇进而让他们集中注意力,接着用一个有趣的充满想象力的细节吸引着孩

子。安妮玛怎么上月球的呢?她搬来了爷爷平时用的靠在苹果树旁的梯子;安妮玛又是怎么样来到中国的呢?她用铲子挖啊挖,就这样,从丹麦挖到了中国;而安妮玛又是怎么样到了两千年前的希腊呢?她向后骑自行车,骑啊骑,她就骑到了……来到每一个地方安妮玛总会问:“您见过灵魂吗?”但她总会得到同样的回答:“虽然你没找到灵魂,但你看到了月球,中国,过去是什么样子。”同时中国爷爷说出了他认为的灵魂:“灵魂是影子,会变化。”希腊爷爷也说出他认为的灵魂:“灵魂在你的心里,它像一道亮光一样,会照亮你能看到的。”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的《小蝴蝶的妈妈在哪里》用一只刚出生的小蝴蝶寻找妈妈的过程在和观众一直探索着由妈妈引出的一系列问题:我是谁?我从哪儿来?我要去哪儿?我的生命是什么?我的生命价值是什么?这部定位为亲子音乐剧,适合观剧儿童年龄在两岁半以上,这样的定位决定这部戏一定要适合低龄儿童看,怎么才能适合低龄儿童看?就要找到他们能理解的充满童趣的方式。大家都知道像萤火虫、蝴蝶等这种节肢性动物,妈妈在产完卵之后就会死掉,宝宝会自己从卵里孵化出来自己长大。这类昆虫妈妈和宝宝是永远不会相见的。小蝴蝶出生后发现自己没有妈妈,于是就开始了寻找妈妈的旅程……看到小羊遇到危险时有羊妈妈保护,看到鸡妈妈喂小鸡吃食,小蝴蝶无比羡慕“妈妈的怀抱一定很安全,妈妈的怀抱一定很暖”。这样的场景台下3岁的孩子一定能看明白,因为他们自己的妈妈不就是这样吗?之后,小蝴蝶被四只蚕误认为是妈妈,于是小蝴蝶学着羊妈妈抱着蚕宝宝,自己当了一回“假妈妈”。最后,小蝴蝶自己产卵真的成了妈妈,这时,她终于明白了妈妈是什么。很多人都会产生疑问,这样的儿童剧是不是太高深了?他们的言外之意,这样的儿童剧孩子能看懂吗?儿童剧的命名是针对受众而来的,但并不等于说肤浅和幼稚。高深不等于看不懂,关键是创作者可以给孩子什么?可以启发孩子什么?可以给孩子心里种下什么样的种子?

童趣是儿童剧必不可少的元素。童趣,说起来简单,可做起来并不容易。怎么办?戏剧理论家谭霈生讲到创作者如何体会没有过的人生经历时说:“去读世界文学经典,从里面去体会。”同理,创作者除了可以系统学习儿童心理学、儿童发展学等知识之外,还可以通过阅读儿童文学、看纪录片等方式来贴近孩子。不过更重要的是,创作者一定要俯下身子与孩子平视,如果是仰视的话,那肯定看不到孩子,也看不到童趣。

追忆

我和刘德海同岁,我认识他是在1957年大学入学的时候。在欢迎新入学同学的新年晚会上,民乐系的同学表演“杂技”,有的同学歪斜的椅子上倒立,而刘德海则把一片长纸放在鼻子上,在舞台上来回跑,纸还不会掉下来。虽说是逗乐起哄,但看起来也真有些功夫。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又过了些天,他在音乐会上演奏了江南传统曲目《老六板》,这个曲子的旋律在我的老家皖南地区乃家喻户晓,他的演奏干净利落,技术纯熟,令我倍感亲切。至今它的旋律还萦绕在我的耳边。

1960年我被下放到新疆。1963年我们又见面了,那是中央音乐学院教师郭淑珍、周恩来、郭志鸿和刘德海等来新疆乌鲁木齐演出。那次的音乐会上刘德海演奏了《彝族舞曲》和一首新疆曲子《送我一支玫瑰花》,只见他时而抑扬顿挫的娓娓歌唱,时而又活龙活现地用右手在琵琶上空旋,时而还奏出各种新疆打击乐器的音色。让人感觉他把琵琶演奏活了。观众席中有个八九岁的维吾尔族小女孩用大指和三指随着他的音乐兴奋地打着节奏。可见维吾尔族的观众们也被他的音乐所感染和陶醉。当然他的出色演奏和艺术上的造诣并不是偶然的,在这之前他并没有来过新疆,这种演奏方式在哈萨克和吉尔吉斯民族音乐中是常见的,但他是如何学会并移植在琵琶上的?这绝不是天生的,可以想象这后面演奏家付出了多少辛勤劳动和努力。难怪日本著名评论家山根根二听了他的访日演奏后说,刘先生的演奏是当今世界的头等技艺。

1967年,我被调到中央乐团修改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音乐。当时中央乐团成立了小分队,常常外出表演,音乐会的演奏曲目需要民族化,这样竹笛、琵琶等民族乐器就派上了用场。刘德海也被调来了。这时的他已经是非常有名的演奏家了,但是他没有一点架子,而是和普通群众打成一片,我常常看到一群人围着他听他讲故事。这时的他手舞足蹈,声情并茂,逗得大家哈哈大笑,像个喜剧演员。

怀念好友刘德海

□王燕樵



1972年的一天,刘德海和吴祖强来找我,说领导希望写个琵琶协奏曲,我当时正在接受“审查”,我知道一定是他们二位要求和推荐的结果。当时吴祖强想写《百万雄师过大江》,解放军过江攻占南京时,他正好在南京,对当时的情况有所体会和了解。我想了想,认为这个题材对琵琶协奏曲有一定的难度。

在这之前我曾经想写个像《彼得和狼》那样的故事性音乐。再就是酝酿多年的交响故事《草原小兄妹》,并且我曾去过新疆博尔塔拉搜集过优秀的蒙古族民歌和器乐曲。新疆的蒙古族

乐器不用马头琴而是用类似琵琶的弹拨乐器。我还找过音乐附中时的蒙古族同学扎木苏(现名乌兰杰)和另一位蒙古族音乐家满德乎,他们又给我介绍了不少蒙古族民歌。我觉得草原小妹这个题材可能比较适合写琵琶协奏曲。当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他们又把这些素材给他们看了后,他们很快就同意了我想。这样,这次集体创作就正式开始了。

在琵琶协奏曲的创作中,刘德海对其他人非常尊重,我们一切以写出好的作品为重,虽然从酝酿到初演只花了两三个月,但我们合作的非常愉快。这种速度和质量现在看来也是非常难得的。这当中我们用了吴应炬为动画片《草原英雄小妹妹》写的主题歌和蒙古族作曲家阿拉腾奥勒的歌曲《祝福你老人家》以及博尔塔拉民歌。这些旋律贯穿着全曲,洋溢着浓郁的蒙古族风格。刘德海作为极为出色的演奏家就不必说了,他在创作上的贡献也非常突出,特别是在描写暴风雪的一大段中有不少是出自他的手笔,如三拍子的激烈场面以及二拍子的较轻的进行段落。

1978年6月,小泽征尔来中国时指挥了这首曲子,掀起了琵琶协奏曲的高潮,当时我还没有平反,所以演出时我没有票进不了剧场,但我很喜欢听,后来负责演出的孟昭林先生从后台把我带进了剧场。演出后,小泽征尔面朝观众请作者上台,吴祖强先生上台后,小泽征尔说总谱上还有一个名字,刘德海抱着琵琶大喊我的名字,我只好上台一同合影。此事被人们形容“只听一阵塑料鞋的拍拍声,然后看见一个头发乱七八糟,裤腿卷的一高一低的人走上了台”,现在想起来,还令人哭笑不得。

事情过去快50年了,主要作者一人卧病在床,一人离我们而去,真是令人无限伤感。

我居海外40年了,每当想起国内的艺术生涯,就会想起老师同学和朋友们,大家曾一起为中国的音乐事业尽过自己的微薄之力。衷心希望后起的学子们像刘德海这样的前辈一样,努力钻研祖国的传统艺术,并将它发扬光大。刘德海先生请安息吧。

中国儿艺首次举办“六一”线上嘉年华

为探索“演出+直播”融合发展新模式,中国儿艺联合央视少儿频道举办的爱心汇“剧”、云中送福——欢庆“六一”线上嘉年华,5月31日19时30分在人民日报新媒体、央视视频、央视少儿等平台同步播出。通过戏剧奇妙夜、明星送祝福、爱心云传递、线上汇歌声等4部分内容,让孩子们共同欢度快乐充实而有意义的“六一”儿童节。

此次嘉年华,中国儿艺联合中国福利会儿童艺术剧院、西安儿艺、浙江演艺集团浙江儿童艺术剧院、武汉人艺等剧院,汇聚了具有各地艺术特色的精彩剧目片段:“京味儿”十足的《宝船》,讲述上海孩子身边事的《那山有片粉色的云》,发生在东海的传说《哪吒“闹”海》,展现西安著名古迹的《我们是秦俑》等。观众既能一睹经典剧目的魅力,也感受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底蕴。此次嘉年华在展示戏剧片段的同时,还连线各地演员介绍当地景点、美食等。观众可以跟着“张不三”爬长城、吃烤鸭;跟着“赵锦儿”游外白渡桥、尝小笼包;跟着“秦大白”和“零零九”逛大唐不夜城、吃肉夹馍……让观众在不同地域的文旅展示中,进行一场线上旅游。

据介绍,今年6月1日是中国儿艺64岁生日。中国儿艺联合地方院团举办线上嘉年华,既是给大朋友小朋友们的一份特别礼物,也是剧院的一次全新探索。

(余 闻)